

天主是愛

Theresa Chang

我一向在做乳房 X 光檢查前，例必請家庭醫生替我詳細檢查一次，所以當我收到醫院通知要在去年 7 月 21 日回到醫院做診斷性乳房投影和超聲波時，我心裡還想著可能是一週前拍的片子模糊。因為，同樣事情在數年前發生過一次。但不知為何，這次我很想知道究竟醫院看到了什麼？從家庭醫生口中得知，在我的右乳房內測有一個很緊密的物體。

重回醫院做檢查時，技術員只替我拍了一張照，就帶我去做超聲波。拍了好多張圖像後，她囑咐我留在房裡等她回來，因為要把這些圖像給醫生過目。一直不見她回來，我心裡開始髮毛，預感事情非比尋常。不知唸了多少經文，她終於她出現了。二話不說就告訴我，等醫院通知要做切片檢查。

兩週後，替我做切片檢查的是放射科醫生。家庭醫生告訴我整個診斷過程中，最花時間的就是等這份病理報告。一般而言，總要十個工作天才會收到報告。做完切片檢查，忽然腦中閃過一個念頭，「為什麼我不現在就知道答案呢？」當醫生定睛看著我說：「是惡性腫瘤。趕快叫家庭醫生安排開刀！」時，不知為何我內心出奇的平靜，一滴淚水也沒有，這和我平日動輒掉淚的習性完全不同。我只在心裡說了一句話，「主，我一切都交給你了！」

然後，從容不迫離開醫院，請家醫儘快替我安排手術，但家醫告訴我，那位資深外科醫生會在 8 月 17 日起開始放假三週。我當時的想法就是如果等不及，就只有回港開刀。接著三天都

是公眾假期，8 月 8 日，一早我致電家醫想知道轉介外科的文件是否已經送出。診所的接待員發現文件尚未送出，就即時傳真給外科診所。我衷心感謝她的幫忙，因為想儘快開刀，於是我又去找家醫，請求她安排可否在附近城市開刀。家醫聽了我的要求之後，責備我連累了那位好心的接待員，因為外科醫生一定要看到病理報告才安排何時見我，他們定會投訴家醫的接待員不按程序辦事。因我的無知而令好心的

接待員受氣，覺得很內疚，我於是致電向接待員致歉。她卻告訴我，家醫在我走後，居然吩咐她嘗試致電醫院病理科看看情況如何。接聽電話的竟然就是病理科醫生，他一聽到我的名字，就說我的樣本就在他桌上，給他一晚的時間，明天他會將報告交給家醫。但

第二天，家醫並沒有收到報告。哪知第三天一早，家醫診所來電，所有資料已經送出。在中午，外科診所通知我一週後見醫生。

外科醫生說有兩種方法摘除腫瘤，一是局部切除，外加一個月的放射治療；另一是方法是整個乳房切除。兩種方法的效果都是相同的，而他建議我採取第一個方式，並保證在手術之前，我隨時可以改變主意，但我最關注的是他何時替我開刀。當我離開醫生房間，走到櫃檯前，診所職員立刻遞給我一本 Surgical Daycare 的小冊子，上面註明手術日期是 9 月 11 日，我當時的感覺就像中了彩票頭獎。我不曾想到，一切會是這麼順利！

回家後，琢磨是否應該接受放射治療，因為我有濕疹問題，擔心放射治療會令濕疹惡化。家



庭醫生無法回答我的問題，建議我諮詢皮膚科醫生。皮膚科醫生是個大忙人，等閒要三個月才可見他一面。誰知一通電話打去，居然兩天之後就可以見到他。最先皮膚科醫生很肯定的告訴我，不會有問題。但當他知道我未被轉介看他之前，曾經在胸背部出過濕疹，他的語氣就不像當初那麼肯定，於是我立即做了一個整個切除的決定。可我也沒想到，即使整個乳房切掉，依然是當日要出院的手術。

等我全然由麻醉藥中甦醒後，護士拿著三顆止痛藥要我吃。我最初拒服。過了一陣子，她又來了且語帶威脅的說吃了它，免得一會兒痛的呼天搶地。我被她嚇著了，兩顆止痛藥下肚之後，我就開始反胃，接著開始嘔吐，剛下肚的兩顆止痛藥也被吐出來了。我以為我的情況如此狼狽，或許可在醫院住一晚才出院，但醫院不為所動。我最終只能在即日手術室傍晚六點關門前離開。走時，護士告訴我，明天社區護士會上門替我清洗傷口。

第二天一早，社區護士處打電話來說她們缺乏人手，不會有人上門服務，要我找家醫清洗傷口。家醫一看到我這麼大的傷口，問我是否很痛，我告訴她不曾痛過，顯然我的答覆令她吃驚，她只能頻呼太神奇了。事實上，從開刀至今，傷口從沒痛過。

開刀後第二十四天，身上的引流管被護士除下後，因有一個洞，還會有血水滲出，護士替我貼上一個很厚的紗布。她要我在四天後自己撕下來，換上一個防水的，這樣就可以淋浴了。膽小如鼠的我怎麼有勇氣看自己的傷口啊？因為，第四天正好是週日，所以我決定在週五去找家醫，讓她看看復原的情況。家醫認為血水不會這麼快就停，總要等待幾天的時間。但當她揭開紗布，她又再一次驚呼「不可能！」因

為，揭下來的紗布除了最表面一層有一滴血跡之外，整個紗布前後左右都是雪白的棉花，而且傷口已經結疤了！

曾經有人質疑我為什麼要把自己患病的消息告訴這麼多人？我的理念是耶穌說過只要有兩個人因同一意向祈禱，祂就在我們中間。從這次經驗中，我充分體會到集體祈禱的力量是何其大也！我也要藉此機會向所有為我所祈禱的神職人員、教友和朋友致以衷心的感謝，尤其是國語聖母軍的團長，在我患病期間給與我的關懷支持和溫暖。



從我知道自己得了乳癌後，最令我憂心的就是不知是否要做化療。坦白說，動手術、割除乳房我都不害怕，但想到化療，我就不寒而慄。我不斷重複祈禱懇求天主，如果可能的話，免我化療之苦，但一切照主的旨意而行。

所以，當我從醫生那裡得知癌細胞沒有侵犯淋巴結，不用化療時，內心對主的感激之情也就不言而喻。從發病到現在，我走的每一步路都是天主替我安排得妥妥當當，而且是祂一直帶領我一路走過來。

這幾個月來，我不停問自己「主這麼愛我，絕不會叫我白白挨一刀。那麼，祂的旨意是什麼呢？」「愛主在萬有之上及愛人如己」這句話即時閃入腦海，為此，我自己做了無數的反思和檢討，發現自己在這兩方面是多麼的不足！

我深信主是要通過這件事，不單讓我確信祂對我的大愛，更重要的是祂要我有悔改的心，要向朝聖的路上走去。我深知這一條路對軟弱的我而言，是充滿荊棘和挑戰，但我願意盡我最大的努力去讓自己最終能成為主所鍾愛的孩子。也期望和大家共勉。

